立齋閑錄

立齋録卷之二

革除録

建庶人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爲

皇太孫（詔書見後）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位改明年爲建

文元年追尊

懿文皇太子爲　孝康皇帝

懿敬皇太子妃爲　孝康皇太后（姓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

太子妃呂氏爲　皇太后（壽州人太常卿呂本之女志都志載本女爲皇太子妃武王十五年八月　日　詔書云又謝　呂后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宫正指此也

太宗皇帝既即位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號

仍稱皇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

五年具改

皇太子及妃稱

皇兄懿文皇太子　皇嫂懿敬皇太子妃建文君廢

爲建庶人

冊立詔

詔曰羲古列聖相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

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操將
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奠生民於田里用心多
矣乾統一以年除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邇來
蒼顏皓首儲嗣為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冊為
皇太孫奉
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誥示臣民想宜知悉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皇帝既即大位詔紀今年元為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
幸大學親祀 先師孔子拜跽盥獻咸用享廟

社儀註搢紳聚觀皆思自奮以建庸于世秋八月
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
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涖
之而董其庻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
越九日已已而畢屛撫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
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
上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感美焉而不敢弗慎也
昔
太祖高皇帝創業詔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

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

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

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

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

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

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

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

伴食於宗伯錫以由式款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

旨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惧以

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驟几王杖法古制之多儀

奎畫雲章錫佳名以怡老朝著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

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追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楨榮設

几杖於太常而不聞

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季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

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老朽乃得叨乎鴻私此於

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將杖以戒嗜則當

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

失所之嘆至於瞻心晝之優禮求哲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名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

臣無任瞻

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河南右參議董公安常名倫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㞐山林間脈嘗彌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

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贊善大夫事

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

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　東宮晏駕

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肢体或有所未宜若灾在旦夕章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齋直有記）倫既出為參議已而謫居遠徼至是召還歲庚辰會試倫充總考官注脚云東昌府恩縣人（又楊士奇撰李侍郎嘉墓誌云前大學士董倫時為定平李諭公從受業）

王紳字仲縉侍制禕之子　蜀王聘教授　蜀郡將十年新天子即位召為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摩太祖實錄嘗以其父死事聞於朝得贈謚庚辰十二月卒年四十一　其送劉子祿詩云回來上疏入九重由此蒙

恩謚文節 墓碑遺文

王景彰爲山西布政司參政坐事謫雲南建文初召還爲翰林侍講預修

太祖實錄 中都志

東里楊公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孝徵入翰林任編纂未期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紞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爲第壹奏授

王府審理副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

太祖皇帝臨御改翰林編脩（出梁潛所著士奇小傳○按張紞以洪武二十一年自云南布政召爲吏部尚書對此所云編纂者止太祖實錄也）

郊祀頌

皇帝肇禋於上下神祇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
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
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飭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
出舍
皇郊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

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
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欣躍聚觀洎將
展禮玉　望門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瓚興俯拜
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
翕忽晻靄若顧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
上爲動容睞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
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
以定民志若天地享荅神靈忻豫黎民求受福祉苟不
順洽人用弗寧今

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
陰慝消伏浹于旬日纖翳不形白叟鮐翁嘆未常遇玆
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
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孝儒日識之動
天固然矣然臣伏覩
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
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
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斂妨農仁聲義
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億兆若父慈子夙夜不忘

禋而居歆盖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志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於無極其詞曰

上皇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

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鎮載清九圍復天之常脩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

授之聖孫惟
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
是庸衍揚不陳囹圄虗空孰租之逋奚貸之富厥數千
億秉而勿取孰為螟蟊撲而除之降以風雨俾漸濡之登
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顒環有萬
其區至仁溥暢厖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
工大祀仰承陽德顯融斂戢群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
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〻于動衆
〻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

瑤礎勢切穹蒼昂門俎既豐斝玉既飭大燭熺煌騂牲芬

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

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

敬同誠百星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灵洋洋來舉

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 太祖嘆

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

拜跪周旋如奉寳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

光彬彬 聖情欣豫上帝孚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

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迓知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

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修患或未博各殫乃心
助予謀度勿厚其歛重困細民勿苛尔刑必臻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
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
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宥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予未萌人心
悅懌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
興敎天靡渝萬方永貞
皇帝嗣大寶位淸心恭己喜 不形輕 從減賦賞罰以
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薄海內外

薰爲太和　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劢靡
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
聖訓於其中玩沉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尚父所存丹書
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方帝宣集有銘）

高巍上書內一件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之
心上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臣當借

漢爲喻
昔漢高祖提三尺劍起布衣摧強秦滅暴楚以定禍
亂憫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

王肥淮南齊比分王天下之半其漢高祖遠慮之絫莫不
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想遺文景不治之痼疾哉故
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乎
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能為矣故發痛哭流涕之
嘆其欲削移六國之意不言可知矣賴文帝寬厚長者
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以折其強捍不臣
之心其弟厲王長謀廢反處蜀郡罰所當也不免有尺
布斗粟之謠以累文帝寬厚長者之德此往事可鑑也
其後景帝寬厚不知乃老又遇晁錯恃才刻深徑削諸

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之命託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遇
趙涉遮說淆澠指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錯不能辭
其責矣昔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位
者數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群雄並起龍飛淮甸芟刈群雄
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
九重神謀聖筭所向克敵海內之國三皇五帝不能臣服者
皆來 賓莫不納貢而效職焉比之漢高誠以為過

正所謂我武惟揚于湯有光者也雖因天與人歸實賴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

太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

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孤秦秦之陋於是体三代之封建分

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陜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万

人莫開其人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

西表東山河地産良馬屈乘之乘在焉其人剛壯所謂

山西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

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
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
雖曰沙漠寒涼不毛之地廣畜羊馬其土地之人不耕不
蚕皮衣肉食鞍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各興一代之業
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
據之而虎視吴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兖寧
遼谷代慶肅星羅棊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皇帝之 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併四夷也今各處親
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

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小國則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其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
之勢以臣愚見莫若所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
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兖吴楚潭湘濟兖
吴楚潭湘對分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
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兵而小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
弱矣臣又願

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親之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供稀罕之物并京制嘉殺美味令使臣須送之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如法漢之淮南齊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會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須服者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人身之疥癬之𤺥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

疾也疥癬之疾有時而按養吾体命良醫而脩藥一掃之
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
諸侯強盛故以脛腰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体為譬今
我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体之從命者
也各處親王五臓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臓酸甜嗜欲不同手
首安逸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臭而口好甘其心
天君隨其百体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撓亂吾心而已
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臓、、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

癖之疾亦不復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云家不和而隣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脩身齊家為先是以堯之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翼亦必先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則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察焉

貴州都司軍士臣高巍係山西遼州人原將洪武十五

年預入太學生員蒙本州王欽奉

詔書内一欵以林岩亢懷才抱德之士保舉到京於建文元

年九月十二日蒙部引奏爲臣不曾在役欽依發還本所

今臣有疑高二應役不缺臣雖不爲國用聞知某軍作亂

人人得而討之臣委身敵愾之心不能自已謹奏爲領使

協燕事臣聞成周之特管管蔡監殷以叛周成王命周公往

討之以周公聖人之全才率武王伐紂之大衆取三叔所監之

小國如反掌也而周公緩攻徐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

之心以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父母傷

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不至於不得已不用也故必待三年之役而殲絶之其初豈不欲三叔武庚自悔過而投降耶觀於東山破斧之詩可見今某國謀爲不軌

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而往討之其蕞爾一隅之小國固易破也今我 皇上若恐傷生靈損折軍將況彼之軍民即

皇上之軍民以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膽塗地乎臣願奉明詔或咫尺之書臣當披露忠膽大陳義禮之詞對彼明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讐殺之理使各罷兵而復守分土從則著我皇上英武之威德不

從當盡臣子之節義　蓋自古用兵交使在其間昔酈食其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魯仲連脩咫尺之書燕之軍將見者無不涕泣臣雖無二子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破燕下齊之素志惟在我之疑況三十萬衆異姓之士寧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蓋軍將屢戰則疲疲則離離則　大王　其熟思之以臣之討臣躬奉

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爲帝室最近之親何至知此未嘗不洒泣流涕今大王若信臣言以臣爲有備述情由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　朝廷必寬宥　大王擅興兵甲軍

民將士脅從之罪　用修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亦安安矣如其不驗臣頓烹鼎鑊甘
無戚色不然　大王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指一國之
富輕謀淺慮妄及干戈走風塵冒霜露恃區區之小勝忘
親親之大義以寡敵衆以弱敵強而爲此僥倖不可成之
悖事臣又不知其孰優而孰劣也況　太祖皇帝大喪未
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
有徑庭矣雖　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民臣未以
殿下不無以篡奪之議幸而兵勝得成因中大王之計

世公論之 以
大王爲何如哉倘有蹉跌取譏万世於是時也追復愚
臣之言可得乎伏願大王再思審處焉
巍又爲假周公説援引詩書反復幾千言未云即避位
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擒其逆賊或械送京師或戮
而奏聞若闕疑謗之言或解其護衛甲兵或質其所愛子
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 離間之口如此 大王安得
不與周比隆哉 大王慮不及此遂移檄遠邇大興甲兵
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藉其口以爲 殿下假誅左班

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也臣獨以
爲不然 殿下欲伸伊尹之志行周公之道也雖然豈不
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臣過過慮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方
方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 大王獲罪於 先帝不能
辭其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
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古之用兵若孫武者豈能過哉但
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尔一隅之地較
之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百戰

百勝兵家不以為奇老子又云嘉兵者不祥今計 大王之將士東戰西伐馬無停足殆亦疲矣況 朝廷驅天下無限之師 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 大王得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衆 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 大王如拾芥正所謂徒能料事而不能料人臣寄跡岩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所以挺身自拔願效一策盖以為一二之慾而顛覆者萬億之生靈露宿風眠披堅執銳嗟咨滿野肝腦塗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毒人之父毋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是豈仁智者之爲哉臣以爲動

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乃天下萬萬世之幸也臣某所以得奉聖天子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皇帝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於其間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之秦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太祖皇帝秉胡元亂極思治之機提一旅於鳳陽揮三尺於馬上兵不血刃席卷長驅群雄斂跡奄有華夏是豈智力之所能實應乎天順乎人也是以既即寶位立綱陳紀奠安華夷分茅胙

土封建子孫欲其藩屏王室而外禦戎夷其神謀聖策爲
天下子孫萬〻年之慮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　先帝聖
訓不爲不熟矣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爲仇
敵其爲先帝之累爲何如哉嗟夫昔周公聞流言之謗
皇上用與不用听與不听耳

上藩王書　疑是元年秋冬間

國朝爰士臣高巍嘗聞世之所謂丈夫者蓋以其能爲國家
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可以福黎庶而無一毫微利
于譽之私爾臣樗櫟朽材年甫桑榆遨遊山野經史自娛

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榛穢之虞感荷 皇朝之賜厚且深矣臣雖無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素慕仲連子房之爲人善與人排難觧紛名世而不朽也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葢欲使聖子神孫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百世爲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 祖訓一定萬世永賴我 聖明天子欽遵遺詔嗣登寶位龍飛之初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莫不願立於朝而忠於其事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咫尺可待此萬世

磐石之固也吁不意匆聞大王與　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
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尊之以智武者
譽之以勇皆謂執言仗義以順討逆焉有不勝取者乎如反
掌擒今　殿下論親親最賢最長即我朝之周公也當存周
公太公至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使無
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　朝廷外屏四夷
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專美矣推其我朝基業同周室　太祖
皇帝純德文同王　大行皇后慈惠同后妃今　殿下才美同
周公輔我　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巍

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惧者但久蒙
太祖皇帝教養無所補報況昔朝廷勉勵風俗於洪武十七
年已行旌表愚臣孝行之門臣竊自負既爲家之孝子
不可不爲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披露忠膽大
陳義之辭惟願 皇上與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好親親
如故罷兵息民臣之忠義既盡如果賜死於九泉之下得
見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麾下從
從軍秀才高巍謹上者征長篇五十四韻伏冀電覧

皇帝建文初一年管霍蔡叔共流言不思
太祖艱難日逐入鴟鴞惡鳥篇
皇帝虛以問群賢遺家多難豈自天群臣叩首御街前選將
練兵去平燕三軍宿將無可舉取人無過親賢衆一一重
瞳親鑑別文武全才居上列通天犀帶就賜將腰之拜受辭金
闕即日推輪送江許奉命北征三叩首奇謀勝算藴胸
中奏捷飛書待日數云以後爲無所云關繫不録
皇上嗣位之初即日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
計去收數之妨氏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驚

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撫綏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令類

宗廟神靈斷獄煩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有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匡治平二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察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

朝謁爲雜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

文武大臣皆頴以寵綏之方希直奉勅爲記

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

以法而犯者滋衆豈有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

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而未及

期年万姓協和四方王变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

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耻言貨財上而朝廷

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擢瑕垢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

猶以爲未也親擇臤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

謹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由是天下忻然謂太
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盡以求
稱任使之意及旣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
給事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　天子以爲可用
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民兵思勉精敏勁正所奏
舉切皆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卽擢
按察司僉事　方希直送徐思勉序文

庚辰科會試録序

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財隨之氣之盛也敦大忠厚

之人多而天下元氣之衰也險薄佻訐之徒衆而危亂

作聖人中兩間而立所以輔相天地者豈有他哉凡以

含護是氣使之充盈而不至於消靡以病乎生才也自唐

虞以來賢才衆多之世未有不由人主作興以成之

者人主豈能強人以爲才也哉能勿傷是而已爾

大明啓運我

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戡定萬方

孝康皇帝以至德深恩煦植邦本所以輔相

極其盛矣今

皇帝即大位篤紹前烈一以仁義爲治
朝廷之上和厚博文之士相繼而出天地之氣混淪會合
賢才之衆其在茲時乎建文二年春天下之士貢於鄉
者咸就試於禮部蓋幾及千人
上愼重選掄之任俾倫等司其去取拳拳諸儒不敢懈
以二月九日至二十有五日畢得士若干人可謂盛哉
然才之生也資乎天地而其成也復能佐佑人主以贊
天地之功使天地之氣和非特賢才輩出而五穀登
群生遂嘉祥畢集海宇晏寧靡有一物失其所者

上方日新聖德以圖至治多士爲時而出輔廣政而求

鴻業使斯民重見二帝三王之盛豈非天下之所

深重望於將來者乎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貝川董倫序

皇上嗣寶曆之三年大比天下士英翹俊乂之材受鄉薦而

會試春闈者幾千人禮部尚書陳公迪右侍郎黃

公觀同貢舉前期以考試官爲請特命禮部侍郎

兼翰林學士董公倫太常右少卿高遜志與文衡以綜

其事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逄吉既修史官吳勤兼

惠仲趙交士徐旭張秉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吉吉以二月八日入院越十七日而畢辰興夜寐殫力竭慮而披閱之文理粹而華實兼者　選擇而不遺詞義平而旨趣異者亦黜落而靡貸參互考繹僉議充諧而始揭名焉嗚乎古昔盛時獻鄉書而登天府之名偕計吏而奉奉常之籍至濟濟多士而幸遇其會卒成其業克遂其志者幾何人哉矧今

聖明御宇文軌混同而貢舉著于甲令三十有餘年矣魁

公鉅卿胥此焉出而奇勳偉績垂光簡冊以彰

一代之盛者固無以加矣士君子風承響接趾美于前不

啻倍蓰焉將見以其所學施諸有政而有司之事

卿大夫之職輔相之業皆其夙習而素講者豈將見

諸空言而已知

先朝以來登巍科取上第者其氏名之所紀載具存而

弗泯況當

皇上飛龍之初建文之始而泰運方開者乎昔賢有云士

非科目不能以自達夫既達矣所以致

君堯舜而康濟斯民者可不勉諸建文二年歲在庚辰春

二月望後十日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高遜志謹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加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文贊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　既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之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檇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李弟孝寧時爲中書舍人請士大夫奉詩以餞之惟昔

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勘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約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

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廷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倫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婁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爲宗室論可謂遠矣朱君首膺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

方希直送朱仲湯序

贈司馬相公忠孝兩全序

高巍 遼州人

士之處世有二道焉出與處也處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者伊尹傅說之於殷太公召公之於周此固聖人之偶後世罕及下至漢唐晉宋亦未嘗無其人也若漢之蕭曹諸葛唐之房杜姚宋晉之羊祜王謝宋之呂蒙正寇萊公司馬公韓魏公殊勲異政名載竹帛班班可考傳曰何代不生賢何賢不濟用至我

聖朝肇興之初設庠序立國監以育英才經今三十餘年矣其濟濟多士固過越於前代矣其文章政事可與前賢齊驅並駕而爭衡者愚不知其他所知者惟我鉄公一人而已何以知之其幼處鄉校也聰敏邁倫長同曲

豎也英華振萃先事
太祖皇帝也試以盤根錯節而驗其能今事
皇上也任以山東參政以宣其化不意於建文二年秋某
人謀爲不軌
上命征虜大將軍曹國公帥師百萬而往伐焉三路供
給粮餉山東中州山西蓋德州爲山東屬郡水陸四通
五達之路而大軍聚集焉以待其進取孫子曰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況百万乎軼相之任漕運也水陸並進飛蒭挽
粟露集山積兵未嘗乏用元戎國公亦嘗賞勞焉不意大

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衞德州並無守禦官軍人民逃命散走四野一空鉄相與巍並　怏〻南行路經臨邑時厚端陽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至於其言不意某人於五月十六日率衆寇城詭詐百端誘説軍民開門出見鉄相遂使軍民穢罵賊寇彼知忠堅不下長圍四守內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固若非濟南戰守而剉其鋒某人秉闖竹之勢目中已無江淮矣今原濟南之功比之廣昌東昌如摧枯振落者真若急流中之砥柱也攻圍三月彼旣智窮力盡師老將歸

援兵方至遁走圖解

皇上明見之遠捷音方至遂命翰林檢討陳 賚銀段以

酬其功續吏部主事會 送誥命以光其世封三代其榮

極矣昔范文正公得厚祿欲以養親〻不在矣爲恨今我

司馬公父母俱全而同享爵祿曾祖亦追封其官其孝

可謂無間於幽明矣夫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

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今於鈇相可驗其實矣原其出

處之分明忠孝之兩全古今名士亦少及矣巍忝爲孝子

之名今得升斗祿双親已沒興言及此不覺心手酸軟

閣筆廢書不能不戚、、於懷也及司馬公赴京謝
恩也
皇上賜御宴送下陳諫行言聽膏澤下於軍民不少矣
朝廷公論原其堅守之功既陞本司布政位不滿其才德
優授以大司馬之職佐征虜大將軍歷城使以摠天下之兵
而進取焉其相機決勝雖任於主將與參副而運籌策
中軍政粮莫實藉司馬之一人須待平燕之畢自有史官
大手筆圖麟閣垂竹帛流芳千載耿、、不磨者由其忠
孝存於心窮達不異志故得聲聞滿天下香名傳後

世也其殊勳異政委身致命不避艱險以社稷為憂者豈
毚拙筆所能發揮哉但毚始與司馬同一監中與司馬同者
征知其始終出處之云爾誠恐後日史官間其名而遺其
實故特贈此姑倫戰守進取之實錄耳

退敵來喜宴樂水心亭賦

皇上嗣寶位屢下詔以求賢或舉於邊塞之軍伍或舉
下僚之稗員逸民側陋草澤魚鹽思武職於垂鹿之下
夢文官於版築之邊側席求諫止輦聽言於是本州之太
守克舉於於林泉禮請送於京師赴天官之選銓值其人

之不舉命將師之征馬遷坐井之管見持献策於君廷豢聖恩之寵渥參贊軍務於元戎之前期子房志泰仲連修書咫尺欲尽強燕之志抑欝而不伸攬轡而南遷至濟南日之被圍思張巡守城之中堅幸過知己之鐵相薦予於受制論守城之官言聽計從濟險涉難相逢莫輩濟〻雲聯若徐將軍之赳〻戚統兵之桓〻僉憲高公之料慢參軍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儲給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倘衆資群策尽力保全焚燒賊衆之樓櫓擒獲巨寇之尤奸是日也天

地畫脢劍戟聲寒湖水烏赤原野烏丹彼旣智窮而力
盡我固守不動如山秉夜遁去棄甲奔還聞風声而鶴
唳已破膽而摧奸偹勝事報四方麐鏖之國具捷音奏九
重仁聖之■

鐵參政贈詩蒙索賡和　　　　高巍

群書歷覧見隋何錯節盤根利器磨久隱邃西思傳說
箏閑尚志慕鄒軻爲臣尽也全名節處友知音取瑟歌咫
尺凌煙題姓字歸田舊計且蹉跎

勉賡前韻

供輸粮餉若蕭何竹帛公忠事不磨講藝投戈明卓茂輕謀

淺慮笑荊軻傾心須水催舟楫側耳臨風聽凱歌方相從來

福祿大共我保我莫蹉跎

又贈

山林隱逸一儒生上策平諧自失驚董賈同心陳治道蘇張

異路咲蹤横歸期草野名高影豈望

朝廷作六卿管蔡監殷同日叛周公狼跋亦東征

又賡前後韵

粮儲轉餉若蕭何耿耿香名永不磨竭力勞心常會計

從流順陸併舟輌琵琶不解青衫濕玳瑁安思白雪歌異日
功勞垂竹帛三槃同載世無多

又

韜光晦跡號狂生頴脫囊中衆咲驚自薦平原班復立要
盟楚主劒頭横常羞秦帝辛垣衍且嘉和番蘇子卿承禀
元戎如不許披堅執鋭亦能征

又

憂民爲國老儒生進退存亡久慣驚十載芳名林下隱五
陵和氣劍頭横昔年有表憑胡虜今日陳情動國卿三寸

筆如安國劍煞人来格又何征

從軍吟

百萬貔貅過太行軍容征整肅陣堂、、亡群走獸無藏藪失木飛禽近上蒼白刃林磨山振響紅旗風動日增光將軍駐馬鞭麾指信宿擒會晉陽

班師迴過倒馬關

鐵騎千群過鴈門旌旗簇、、彩雲屯官屯逢見皆驚喜煞寇聞知来膽魂燦爛銀盔明雪月青紅綉襖逞炯壓將軍不逮追窮寇勝算降煞在暮春

皇帝始即祚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
幽遐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乃元年使
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
徵兆異常質理栗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 上在儲
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宣獲玉宸衷感
密未俾露二年見月十一日 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
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illegible]
工琢爲大寶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
方精一執中宇宙有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明

神寳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為文以示遐邇

方帝頁疑命
神宝須序

大明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予昔時守國(封)藩以
左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起兵誅之蓋以扶持
祖宗社稷安親藩也於六月十六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
予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殺惟順予自綁(然)縛劫掠財
物禍及無辜非予本意今後凡有首惡有名者听人
擒拏餘無者不許擅自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尔衆
庶咸使聞知

計開左班文職衎臣

太常寺卿黄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

禮部尚書陳迪　左副都御史練安

翰林院侍講方孝孺　禮部右侍郎黄觀

大理寺丞鄒公瑾　大理少卿胡閏

户部侍郎郭任　盧廻

刑部尚書侯泰　侍郎暴昭

户科給事中陳繼之　工部尚書鄭賜

吏部尚書張紞　侍郎毛泰

御史董庸　　　曾鳳韶　　王度

高翔　　　　魏公勉

宗人府經歷宋徵　　巨敬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

黄子澄字　江西袁州府分宜人洪武十八年會試第

一少年有文来伴讀

東宫建文時爲太常寺卿建議削侯王之權大見信用

已而坐赤族妾入浣衣局生子名衆家兒鄭氏養爲

子冒姓鄭今尚存生女四見在南京西京

子澄嘗題寒江把釣圖詩曰風攪蘆花雪作團扁舟一葉信盤桓粲身不用千鍾粟度日長消一釣竿欵乃數声天地窄遨遊萬頃水雲寬絲綸在下三千丈欲得鼇頭與世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於右順門裏口奏有奸惡齊太的姐并兩個外甥媳婦又有黄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條漢子看守着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夜生了个小龜子又有三歲小的女兒奉

欽依由他不的長到大便是個活賤材兒又秦當初黃
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又有史家有鐵信家
小伲子奉
欽依都由他欽此
齊泰字　應天府溧水縣兵部尚書比兵起泰主征
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兵至金川門譚王及李
景隆開門迎降泰出走遇廣州州遇王原來後被執
凌遲而赤其族
泰宗族凡弟宗敬叔陽彥時承等俱充軍從弟敬宗

典刑

陳迪字景道寧國府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　主　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户所百户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初辟本府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試除翰林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大典觧進書義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捕蝗彌盜綽有政声甲戌十月丁内艱起復辭弗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士兵擊破之献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

陞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禄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以
刑獄未清乞
勅法司精擇公廉仁厚分詣府司州縣 將罪囚審實具
奏區處勿令久禁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盡喪又畏
公私逋負之迫失今不恤必致團結山林爲非請所司預
歸者善加存恤否則听所在附籍給與閑田耕種免其
差徭三年庶得民安盜息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
少保辭兼俸不受聞北兵迫近與太常卿黄子澄吏部尚
書張紞兵部尚書齊泰户部侍郎郭任刑部尚書侯泰

禮部侍郎黄觀翰林侍講方孝孺左副都御史練安字
大理少卿胡閏左拾遺戴得彝宗人府經歷宋徵戶科給事中
韓永等奏請急設法防禦不然禍且不測
太宗皇帝既即位召迪等責問迪與子澄齊泰方孝孺
戴得彝永等不服皆被族誅迪既與二子鳳山丹山同
日死家人拾其遺骨歸瘞于宣城計家橋圩埂上後宗姻
有憤其累己謫戍者掘其骨投河洪熙元年　詔釋宗
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設迪神主於鄉
賢祠甲辰郡守　復於迪故居址立祠並立石墓門

寧國人舊傳是日既縛父子六人於柱將刑鳳山等叫曰父親不累我毋迪曰我兒不要說這話迪罵不絕口遂割鳳山等舌鼻耳小大妙熟納迪口中使食之遂俱凌遲碎骨有老奴拾遺骸負歸宣城

塟外家計家橋

練安字子寧江西臨江府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及第歷翰林修撰遷吏部侍郎左副都御史嘗上書論曹魏巳而靖難之師渡淮靖江王府直史蕭用道與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

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妄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
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三十五年六月內
坐族誅
始以直言讜論對策于大廷繼以柔嘉忠厚揭翹於法從時
中外之士以文學行義稱之迨皇上嗣位升之銓曹而屬之
進賢退不肖之任 王仲鍔上于夢書
正月二十四日該校尉劉通等賷帖一將禮科引犯人張鳥
仔等男婦六名爲奸惡事又引犯人鄒文壽等男婦一百
五十一名爲奸惡事

欽依是這幾日解到的多是練家的親前日那一起還
有不平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怪催他又打那長解錦衣
衛把這廝每都拿去同刑科審近親的揀出來便夌遲了
遠親的只發去四散充軍若那遠親不肯把近親的說出
來都夌遲了

二月又解到鄒公瑾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字去矜從董槃學
易元末不仕洪武三十年辟邑庠師人称愚菴先生已而
以母老罷歸明年部使者薦詣京師授濟寧府知府四

年以誣被繫孝孺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
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二月
卒于京孔孝聞弟孝友見希直所輯父行狀及宋濂所撰墓版文

方正學負精銳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
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
會其道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
者也王仲縉遜志齋集序

正學先生早有盛名自童時鄉人即呼爲小韓子迨今
年既壯而德愈粹故其爲言益宏粹當看學歲九首

王仲縉
跋語

方希直性孝友爲文章惟邁醇深登宋公門者美皆能與之齒公特忠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 某見太史希直序

正學方孝孺稟氣粹和秉志貞諒爰幼自沖遹修厥學〻〻既昌爲德益著田是大肆厥辭若披雲漢招回閻有〻利光至皇猷式輔玄化聿洗委靡舊習以昭我皇家文明之治厥惟旨哉 王仲縉述

蜀王椿

方希直從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來四方老成凡與

宋公交者無不推許之 蘇伯衡

宋濂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贄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通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絶續之紀云云 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矣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勿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識孰爲後先也今爲此說人必疑余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

希直年甫弱冠聲譽已播於縉紳間
國初大老如太史潛溪宋公教授長山胡公即以斯文任
焉屬延今德性凝定年益壯而業益成云云 申戌之春
以蜀府召會至成都 賢王屢以待之 王賓縉送先生還黃中王府序
天子即位首召入侍講翰林而名益著聞 仲縉文集
則聞被召討必已獲膺大任敢有說以進於左右凡人有
措天下之才者固雖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於高祖
能用其才者賈誼於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

房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發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得自用其才也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之術遠方皐夔亦非子房賈誼可論直所謂

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時見吾

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

吾 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

豈非天下之幸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

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

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

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

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

措之宜也執事於此固不待於愚言也 贊然人情愛其人之

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求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得其既失

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踈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有過於僕者也伏惟少垂察焉 王叔英與正學書

文廟初即位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迫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見

文廟即命草詔之舉　大哭曰將何爲辞

勅左右禁其哭援以筆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夌遲之刑〻之遂夷其族孝孺奇宋景濂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凛然

不可犯瀌不及也[illegible]其實祜母之

先生旣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臣主獨秀於玉葉中

尋用交薦侍講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問所謂惟先生

之咨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玉璧晚路崎危皎皎大節

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儀如

此天宜有以培祐之而漸蕩慘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

古有然又何云㫺天順間同郡趙洪正李大集序希直爲絕命詞云天

降亂離兮孰知其由三綱易位兮四維不脩骨肉相殘

兮至親爲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

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廢不我尤

令尹郭紳又嘗即先生故居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爲之者也 成化己亥同郡謝鐸遜志齋集序

遜志先生自號正學 蜀獻王所命洪武二十九年六月問任將仕佐郎漢中府教授三十年九月尚在

漢中

今按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簿除前編鈌環外所存簿籍載正學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

族叔文度文恭 海 敏 族姪 諒 經 良

族弟希定　希崇　希周　希善

族姪孫起宗　起成　起莊　小苟　居安

淵勝

族　崇儉　箏

許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復姓黄洪武二十四年殿試第一建文時歷詞垣禮部右侍郎屬官制改建位為侍郎嘗草燕王書北京將至觀募民義於池

文廟旣即位使使召觀京師渡江中流詒使者曰今至京須盛服行見禮若不先習至期不能無失乃朝服南

向拜畢即自沈

觀建文末悉侍郎金華王仲縉有題黄侍郎翠微

書舍詩曰决策當大廷題名獨先奪又云詞垣暨南

宮終歲知幾遷

奸惡官員姓名

方孝孺 翰林侍講　齊泰 兵尚　黄子澄 太常寺卿

張紞 吏尚　王鈍 户尚　陳迪 礼尚

侯泰 刑尚　鄭賜 工右　練安 副都御史

胡閏 大理寺少卿　鄒公瑾 大理丞　郭任 户尚

盧迴 户侍　暴昭 刑侍　毛泰 吏侍

黄魁 礼侍　黄福 工侍　戴得彝 左拾遺

宋徵 宗人經歷　翰求 户科給事中　葛誠

許觀 侍中　王叔英 修撰　周是修

盧振　顏瑰　陳繼之 户科給事中

君昌隆 前御史　張昺 北平布政　卓敬

鉄鉉 山東布政　巨敬 户部主事　謝昇

黄彥清　龔泰 户科給事中　董庸 御史

曾鳳韶　王慶　高翔

魏公冕 監御史　毛大芳　陳彥回 徽州知府

鄭恕 蘄縣知縣　宋忠 北平　姚善 蘇州知府

胡子昭 山東僉事　周濬　葉惠仲

高不危　廖鏞 得慶侯　徐受壽輝 魏國公

郯公瑾字　蜀董慶　人 古渝

仕大理寺丞

歐鄉邵公瑾氏以簪纓故家且少聞庭訓其志篤其才
敏自弱冠即知所當爲然而不安於小成歲甲戌予
再會於古渝與之論議落落可喜自是凡三會會
必握手劇談而知其所爲益以進 王偉錯野文

胡閏　鄱陽人大理寺少卿即時坐戮　本月二十五
日其男傳道亦典刑次男傳慶復俱戍邊衛妻汪氏
及二女俱配象奴

郭任字　鎮江丹徒在城人戶部侍郎

男經年三十本年六月二十五日亦處决金山保廣西充

軍三女俱配象奴

侯泰字
三十五年三月內到濟寧等處運粮五月內前去淮
安等處運粮本年六月二十一日赴京行至高郵與皂隸
上高人第印仔一同被拿本月二十六日送錦衣衛鎮撫
司七月初十日典刑
弟敬祖男玘俱七月十五日典刑其他子弟同充軍身故
妻曾氏年四十九永樂元年三月配象奴剌三為妻後
剌三病故永樂三年六月以老疾發與男錦衣衛習
匠人侯景兒隨住六年送浣衣局至九年三月景兒尚

在監聽决

暴昭　　　　　　　　　刑部侍郎

陳繼之字　　　福建莆田縣人壽里十五啚人庚辰科進

士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乃奏僧道人給

五畝以賦民從之北兵起繼之聞有建白因肆指斥京師平

與黃子澄齊泰巨敬韓永輩不服被族誅

父四秀年六十九發甘肅充軍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行至開

封府病故母黃一姐年六十五發甘肅隨住本年十月二

十九日行至鄭州故

男徽仔四歲隨母饒氏給配後以永樂六年抄送鎮撫司十月十六日在屯田所病故

妻饒氏即姚氏年四十二配象奴阿　爲妻

女進奴年十三歲配指揮袁江爲奴一歲永樂初故

弟余翔等俱充軍

張紞字昭季號鷄菴西安府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紞由經歷舉雲南布政司右叅政陞左布政　使凡云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紞裁定民夷心孚遠邇奠安洪武二十年三月入

覲考其考能爲天下第一深豪　獎諭而還三十一歲召爲
吏部尚書癸未夏六月王師既入京城縊經死于部之後堂

毛泰　吏部侍郎

董庸　御史

曾韶鳳　　御史被誅

高翔　　御史

王度字子仲年四十七惠州歸善縣人由明經儒士任山東道御史其年七月內發賀縣千戶所充軍永樂七年十月發北京去訖

魏公冕　　御史被誅夷

宋徵　　宗人府經歷

巨敬　平涼人　戶部主事

牛景先

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於　右順門口奏家錦

衣衛鎮撫司發下在逃官牛景先的次妻合無照舊刺了奉

欽依還照舊科選欽此
卓敬
永樂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官於
奉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女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
氏合無照依前例奉
欽依是欽此
鉄鉉鄧州和豐鄉人由監生除禮科給事中華除年間陞
山東叅政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初二日送司十月十七日典刑
時年三十七

十月初五日山東布政司經歷司送其家屬到京男
福安十二歲永樂三年發河池千户所充軍康康七歲
永樂元年任鞍轡局病故
妻楊氏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取送教坊司元年閏
十一月初病故女王兒四歲送教坊司
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六年故以上並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照部簿
山東叅政鐵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决者必屬鉉而

成　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
目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受知未幾推山東參政
文廟兵至城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
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已而出戰
文廟楸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
陛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
体至死罵名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而已乎
氏有愧焉　李少保文達公天順日錄

平氏名安一名保兒驍勇有明戰時得勝庚辰四月
以都指揮從曹國公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藁城統兵
十餘萬大敗北于小河壬午春督遼兵十餘萬圍通州
又戰單家橋四月退至靈璧大戰為北兵所擒
上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城既平久之 上
嘗謂平保兒尚在耶安遂自縊死
茅大方年五十四揚州府太興縣在城人由儒士入官嘗寄
詩淮田守將有云、、消息近如何
旄使大龍幡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

不愧當年馬伏波

西風一度一悲歌蓋比兵初起爲山東鉄布政所拒久尚未到淮　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與其男頂童道壽俱典刑幼男文生永樂四年十二月亦處决頂童男添孫充軍道受男婦生等俱在監續故妻張氏年五十六發教坊司本年十二月病故教坊司右韶舞安政等官於

奉天門奏有茅大方妻張氏年五十六歲病故奉

聖旨着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擡去門外着狗喫了欽

此　胡子韶年四十一嘉定州滎縣滎州鄉人由儒士任山
東按察司僉事先是庚辰年與同寫史官本年八月十九日送鎮撫
司九月十一日處決
妻王氏年四十帶幼女住兒配千戶喜孫爲奴
父復初年八十三充軍母郭氏八十一歲隨住
穎年七歲習匠六年五月故
維年十四習匠永樂三年充軍九年三月問合收監聽決
見在
宋忠　　指揮

男謙年十六任鎮男衛指揮使三十五年九月充軍

鄭恕年五十八台州府仙居縣二十六都人由訓導舉蕭

縣知縣是年八月十七日典刑凌遲

妻彭氏年四十七歲弟妾夏連女百家奴年年五歲俱送

浣衣局男瀛〻男楷　姪韞〻男申湛俱發北京種田男

湜永樂七年三月內姪汲八年二月內各病在監故

陳彥回年四十七莆田縣惟新里人任徽州知府是年十

月十五日典刑

妻屠氏年五十二元年四月内就浣衣局取配蔚州千户

卜交生爲奴

姚善年四十三　安陸州人任蘇州知府是年六月

二十日送問七月初十日凌遲

妻宋氏年四十二歳配燕山中護指揮紀綱爲奴六年

八月改配旗守衛指揮張杲爲奴男饄兒蘇州俱隨母

男節賀縣千户所充軍項兒求樂九年三月尚監候听决

廖鏞　無爲州巢縣人已故德慶侯廖權

男任散騎元年四月初十日鎮撫司奏送刑部伊弟銘鉞俱
充軍
父昇甘州充軍
母楊氏年四十五并銘女俱送浣衣局
堂兄烏撒衛指揮同知基本年十二月到京自首二十七日送
監明年四月内病故
葉惠仲年六十四歲台州臨海人曾以知縣充修史官
爲庚辰會試同考官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凌遲
妻肖氏配永平衛千户秦貴爲奴

周璿　青州府諸城人

妻王氏年四十三男蠻兒年七歲是年十二月隨母給配

隨住永樂九年三月內收監聽決

謝昇

父

父旺年七十四歲男哎兒年二十俱本年十月初二日金齒衛

充軍　四女俱送浣衣局

妻韓氏三十九本年九月二十日取送洪國公立福處轉

營奸宿

高不危

是年七月十七日送到不危任所家屬男婦十三名弟

宣年二十七海南衛充軍

實十三歲發習匠永樂九年三月案仝監候听决

盧原質

浙江台州府海寧縣人洪武二十一年進

士第二人翰林編脩太常寺少卿

景清　陝西寧州真寧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

士第二人

戴德彝　浙江寧波府奉化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

士第三人歷編修侍講監察御史改左拾遺

張昺　北平布政使

葛試

盧振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任建文君

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

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

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

罪他只着在閑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

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沒後的祿米戶

部查了都還他欽此 出吏部驗封司稾簿內 二十三日禮部引犯人程亨

等男婦五名爲奸惡事合送該衙門

欽依是這張昺的親是鐵錦衣衛拿去着火燒

周德以是修行太和人是修初舉霍立縣訓導入見太祖高

皇帝擢周府奉祀正見文初有告言王府過失事王府官屬

皆下吏是修以常見得免改衛府紀善預修纂於翰林敖

論國家大計及指所用事者怒衆共拄擠之是修屹不爲動

太宗文皇帝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留書其家別

友入江中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蚤入應

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　太祖皇帝即大位數月
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
一無所衍問（楊士奇所著是修傳）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
儼解縉楊士奇是周修筆俱在朝惟自修具衣冠詣應天
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為贊繫於衣冠自縊於東廡下
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
愧於死者後縉為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我亦同
死誰與你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
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

太宗其所論諫豈下於徵若留於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

觀者尤奇筆遠不及也　李少保文達公天順日錄